

歷史空間

有詩相伴自風流

馬承鈞

小雪當日，意外收到寄自北京的一冊詩集，書名《四季人生》。匆忙掀開，一頁頁一行行充盈靈性和張力的詩句，似股股溫泉淌進我的心田，又如興奮劑拽緊我的神經。

應該說，在文學並不景氣、詩歌陷入低谷的當下，這種際遇和感受很令人欣慰和珍惜。它也成了筆者此番北歐之旅的「枕邊書」。

作者胡振華，上世紀80年代活躍於中原詩壇。當年鄭州西郊的河南省工人文化宮，有一批血氣方剛的文藝青年，他們寫評論、出牆報、辦詩會、演話劇，搞得紅紅火火，引來大批群眾圍觀。其中一位眉目清秀的女子，就是胡振華。西郊是鄭州老工業基地，集中了幾十家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建立的大型國營企業，更有「中國紡織城」之譽。胡當時是鄭州國棉四廠廠車工，其姓名和詩作常常見諸報刊，故被譽為「工人詩人」。後來她調到鄭棉四廠子弟中學當了老師，這才知道，她1982年畢業於河南大學外語系。

光陰似箭，轉眼三十年匆匆過去。可喜的是：在65歲之際胡振華依然愛詩如初、筆耕不輟，並由中國出版集團現代出版社推出這部洋洋數百首詩的《四季人生》，堪稱一件夾心悅事。毋寧說，她代表了經歷風雨洗禮的大部分國人的詩歌情結。拜讀之，不禁想起蕭伯納之言：「詩人永遠年輕，即使兩鬢染霜也會不斷吟出心中的詩行，讓全世界都聽見他們的聲音。」

《四季人生》分「心靈律動」、「生命留痕」、「流年歲月」和「童真永駐」四個章節，讀來不由勾起我的「心靈律動」和對「流年歲月」的深沉回憶，更激發我「童真永駐」。

胡詩的最大亮點是真摯、向善和充滿感情。在《腳手架》裡她寫道：「假如/我不是做柱的料/做樑的料/那麼/就讓我繫上腳手架吧/我用我的臂膀/托起無數個能工巧匠/把祖國的天空大地/描繪得更加絢麗多姿」，讀這種詩自然令人豪情飛揚、醍醐灌頂，其中正能量不言而喻。

胡沒當過兵，卻迷戀軍樂，她的《軍樂》奪人心魄：「不只是它的雄渾/它的高亢/它激昂得能令人傾倒成海/崇拜成山/它只能屬於戰士/那無所畏懼的膽略/排山倒海的氣勢/坦誠純樸的胸襟/是士兵的秉性/我終於明白/《義勇軍進行曲》和《太行山上》/那攝人心魄的魅力所在……」耳畔轟地響起悲壯而熟悉的旋律，湧起滿腔愛國情懷，這樣的詩句自然令人心靈震撼！

如今胡女士多數時間住在北京，與兒孫為伴。她在電話裡說，京城有許多像她這樣曾經與詩結緣的中老年人，就像許多熱衷於廣場舞的老人們一樣，她們聚在一起談詩、念詩、研討詩，這使我猛然想起30多年前的激情歲月。

1976年元月，敬愛的周恩來逝世，各派政治勢力博弈更烈。一場以詩歌為武器、悼念總理、控訴賊子的愛國運動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鄭州等地爆發，一首「欲悲聞鬼叫，我哭豺狼笑。灑淚祭雄傑，揚眉劍出鞘。」五言絕句讓悲憤燃遍神州！但這場運動旋即被定性「反革命事件」，緬懷總理詩詞統統「封殺」。1978年，收錄1,500首詩作的《天安門詩詞》公開出版——它也為1980年代聲勢浩大的詩歌運動營造了先聲、拉開了序幕！

那是何等深刻劇烈的變革年代啊！國人壓抑多年的糾結、怨恨和激情、亢奮如沖決閘門的洪水噴湧而出，詩歌成為表達情感的最佳載體。否極泰來的老詩

人以整整十年的厚積薄發，創寫出一批批洪鐘大呂式的精品力作。艾青的《歸來的歌》、《在浪尖上》，公劉的《沉思》，曾卓的《懸崖邊的樹》，白樺的《陽光，誰也不能壟斷》，雷抒雁的《小草在歌唱》等等大受歡迎。各種各樣朗誦會遍佈全國，我在北京紫竹院和玉淵潭聽過幾次詩會，上千觀眾擁在一起，朗誦聲與喝彩聲交織，氣氛之熱烈令人感動。

逆境中成長的新生代詩人脫穎而出，芒克、多多、食指等人詩作幾成濫觴之勢，被大學生競相傳抄。舒婷、北島、顧城、楊煉等「現代派」大放異彩，舒婷的《致橡樹》、《雙桅船》成為各種朗誦會首選，北島的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」、顧城的「黑夜給我一雙黑色的眼睛，我用它來尋找光明」廣為傳誦，「汪國真熱」也成當年詩壇一大奇觀。

「當個詩人」是那時許多年輕人的夢想。《詩刊》的「青春詩會」成為炙手可熱的詩壇王牌，伊蕾、王小妮、翟永明、唐亞平、陸憶敏、張真、海男等女詩人幾乎全是「青春詩會」捧紅。猶記得，台灣詩人余光中、洛夫、席慕蓉、鄭愁予、痲弦等人也開始名冠內地，羈魂、秀實、吳美筠、何佳霖、吳正、廖偉棠等香港詩人也紛紛介紹進來。

令人不解的是，近些年經濟持續走高，詩歌的地位卻漸漸式微，幾乎邊緣化了，朗誦會更是難覓蹤跡，這與「詩歌王國」名氣不符，該歸咎於商品經濟突飛猛進，抑或人文精神的悄然丟失呢？胡振華在電話裡說：「真正的詩人沒有停筆，反而逆風而行傑作連連！」她舉例，雲南詩人雷平陽一連出版十餘部詩集，榮膺雲南文化精品工程獎、《詩刊》青年詩人獎、人民文學詩歌獎、華語文學大獎、魯迅文學獎等等。

胡女士還說，以《穿過大半个中國去睡你》迅速爆紅的網絡詩人余秀華去年7月出席2015香港書展，其詩集《月光落在左手上》和《搖搖晃晃的人間》繁體大獲青睞，港媒評論她「真誠、有想像力、發乎於心、值得尊重」。被稱「詩壇神女」的浙江女子陳曉娜，因推出五本暢銷詩集一鳴驚人，港島著名女詩人、《華星詩談》主編何佳霖說：「我對曉娜印象最深的是她那顆詩心、佛心。這顆心不是涅槃後的寂滅與大徹大悟，她熱烈得有點滾燙，可愛得近乎天真，慈悲得讓人有點不忍。也因為這樣，你才喜歡她，珍惜她。」

胡振華一直在關心詩壇、耕耘詩田。她說，她愛詩，是因為詩能眷顧她的快樂與痛苦，感動她和周圍的人。詩中有追求、有夢想，沒有詩歌的生活不會完美。我為她高興，一個人年輕時讀詩寫詩很平常，六十多歲還寫詩讀詩才是真詩人。正如俄國詩人波洛克所言：「詩人是先知，向世人傳達宇宙的意志。詩人還是造物主，要創造嶄新的意義世界！」胡振華和同代詩人們不懈地用精妙詩篇去「創造嶄新的意義世界」！正是——

自古靈感盡春秋，
繆斯助人道遠遊。
名位利祿何所貴？
有詩相伴才風流！



《詩刊》的「青春詩會」代表了一個時代年輕人「當個詩人」的夢想。

書若蟬蛻

東九龍石礦場

葉輝

九龍半島多山，從九龍灣、九龍城、土瓜灣到紅磡亦復如此，蒲崗、聖山、白鶴山、馬坑涌山、鶴園山、新山、大環山等等，都一一被夷平或只餘土墩了；據《九龍城區風物志》所載，此區「基本上是一個漁農和開採石礦的社會」，根據1846年的資料所見，其時「每月大約一百隻由七十至一百噸重的船艇，滿載由新界開採而來的石材離港，運往廣州及西江一帶，至於由東九龍的石礦場開採而來的石頭，則專供本地之用」。

東九龍一帶有很多石礦場，據《九龍城區風物志》所載：「當九龍城築於1846年始建之時，城牆所用的巨大石頭，全部來自這些石礦場，先是白鶴山、土瓜灣、牛頭角，最後甚至有遠至尖沙咀採石的」，「清廷法律嚴禁私採石礦，只容許官批開辦，所以建築九龍城寨時所用的石頭，必須以公文公佈臨時開禁。」

話說「封山祝文稿」乃撰於1847年1月26日的公文，申明禁止民間開採；及至十九世紀二十年代，九龍灣填海剛開始不久，紅磡、馬頭角、九龍灣、九龍塘及九龍仔等地區石礦面積已萎縮至21.66英畝，1929年填海工程大致完成時，東九龍石礦場的面積就只剩下3.08英畝了。

早在開埠以前，九龍一帶盛產優質花崗石；陳德勛在《香港雜記》一書（1894年出版）指出：「石灰色石、瑪瑙石、明瓦石是數石者施之建造尤宜，港地及九龍之石礦價廉而質美，每年投價約餉萬六七千之閒，本港稅餉此其一也。」《香港雜記》又云：「由九龍之南方尖沙咀計，隔香港約有一英里零八分一之遙，英屬九龍山勢不高，草木秀，地原瘠瘠，惟石之產甚佳。」

根據1871年的一份政府報告所載，「英屬九龍當時共有八十一座石礦場，數目比整個港島的還要多」；此等石礦場大都位於牛頭角、九龍城、大環山、土瓜灣乃至宋王臺一帶，部分一直開採至二戰以後；時至今日，此等石礦場大部分已消失了，但在高山劇場旁石礦場猶留有清晰可見的痕跡；附近仍有石塘街可供港人憑吊，一如鯉魚門海岸或亞公岩的石礦場遺址。

話說牛頭角、晒草灣、茶果嶺和鯉魚門合稱「九龍四山」，四村盛產花崗石，村落的客家人早於1810年已有在該處開採石礦作建材，打石工全用人工，配以簡樸鑿石工具，打石工先在採石場打出石塊，然後再聘請客家打石工精琢，完工之後，就用船隻運出口至廣東各地。

牛頭角與馬頭角隔海相對，鄰近龍津石橋，其時有一間名為南國的輪船公司開辦渡輪服務，往來於九龍城至澳門和廣州，據聞遠至省城富戶都愛用牛頭角產的石材建屋；牛頭角村原有數十個石礦場，已於二戰後停業，鯉魚門村原有的石礦場亦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相繼停業，茶果嶺村則在興建東陸前仍有打石工人——東九龍打石業於此就完成歷史使命了。

文藝天地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情畫意

詩畫禪心(二十二)

唐代高僧慧寂

意醞兀滔
在茶兀滔
鑊三不持
頭兩坐持
邊碗禪戒

唐代高僧慧寂詩
素仲配畫
甲午初夏



慧寂，即仰山慧寂（840—926）為韶州人（今廣東韶關市），唐代禪宗仰宗開創人。慧寂高僧是韶州人（六祖慧能在韶州曹溪山修行），有六祖慧能的作風，對於坐禪有同樣見解，如果只是形似坐禪，兀兀不動，而心內卻不得寧靜，充滿妄念，那麼坐禪的意義便失去了，六祖慧能主張心正無須坐禪。而慧寂是三碗濃茶，拿起鋤頭去工作，比徒具形式的持戒和坐禪是更好的修行，一樣可以明心見性。

出家人以修行和奉獻的心普渡眾生，固然令我們敬佩。很多在家的凡人也以修行和奉獻的心去幫助和照顧有需要的人。特別是照顧家中的長期病患者時，也必須以寬容平和的心性才能每日無怨無悔。

啟悟隨筆

豆棚閒話

吳翼民

乾淨過年

從前乾乾淨淨過年的序幕拉開於臘月十七、十八。這兩天是傳統的大掃除、揮簞塵日子，各家各戶都忙得一天世界，要採辦年貨、添置新衣、醃臘肉類、牽磨蒸糕……但揮簞塵大掃除是必不可少的，或者說，它本來就是過年的一道程序。一年下來了，那種老式的住宅角角落落都積掛上了簞塵、還有蛛網之類，須清除乾淨方能迎接新年。揮簞塵時一面揮，一面還要喊：「十七、十八，愈揮愈發！」如今的工房不大會積那麼多簞塵了，多數人家依然會揮會喊，揮去的應是晦氣，喊出的是對來年的期望。

要說沐浴，其難度與剃頭相彷彿，偌大的混堂裡裡外外都是浴客，都集中在那幾天湧進混堂。休息廳裡坐著一茬又一茬客人，前客剛出浴，身上水漬未乾，堂信就把你高掛在上方的衣服叉了下來，示意你穿衣戴帽讓了後客。至於浴池裡插蠟燭樣全是人，用「酒池肉林」形容不為過。蒸騰的霧氣中迴響著擦背師傅的吆喝，全是「銅鑼花刀」的雄渾氣概；休息廳裡的修腳師傅，一盞小燈下刀飛眼花繚亂，「殘鱗敗甲」如「天女散花」。男子沐「年浴」雖難尚不成問題，女子沐「年浴」卻是真正的難題，因為女子浴至少得可憐，排個半天一天才能輪上是家常便飯。所謂有需求就有動力就有創新，不知什麼時候城市裡的老虎灶抓住商機，紛紛辦起了清水盆湯，一下成了多數市井婦女的首選。老虎灶終日燒著響亮的灶膛裡火勢熊熊，一掛湯罐和大鐵鑊熱氣騰騰。其開設女子沐浴的清水盆湯就利用了爐灶的餘熱，貼著灶壁闢一小屋，小屋與灶上燒熱水的鐵鑊間有根管道連通著，水管連著小屋裡的一隻大鐵鑊，那大鐵鑊就是洗澡的盆湯。龍頭一開，熱水源源不斷流向大鐵鑊，出多少錢，放多少熱水，屋壁貼著爐灶，小浴間完全可禦了外面的寒冷，有溫暖如春的感覺。這樣的清水盆湯雖簡單卻實惠，又近在咫尺，用不着去浴室排隊等候，非常適合開尋尋常小家庭女子的消費需求。有了老虎灶的清水盆湯，女子沐「年浴」便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方便和緩解。

乾乾淨淨過新年，讓人回味，令人神往！

亦可聞

龔敏迪

蘇東坡的「想當然耳」

陳善《捫風新話》記載了有關蘇東坡的一則趣談，蘇東坡參加科舉考試，考官梅堯臣讀了他的文章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後大加讚賞，認為簡直可以和《孟子》的雄辯媲美。蘇東坡為了說明獎賞寧可過寬，處罰則應慎重，用了一個舉陶要殺人而竟勸他寬恕的典故。主考官歐陽修見了他的卷子也大喜。事後梅堯臣問蘇東坡：你那個典故出自何處？蘇東坡笑道：「想當然耳。」於是傳為美談。

蘇東坡的原文是：「當堯之時，舉陶為士，將殺人，舉陶曰：『殺之』三，堯曰：『宥之』三。故天下畏舉陶執法之堅，而樂堯用刑之寬。」用的材料是《禮記》：「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，王命三公參聽之。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，王三又，然後制刑。」《周禮》的解釋是：「一宥曰不識，再宥曰過失，三宥曰遺忘。」天子要以有沒有這三個理由為受刑者開脫，所以也不能算是杜撰。

但蘇東坡的文章裡，「想當然耳」的地方也非止一處。宋人俞德鄰的《佩韋齋集》指出，蘇東坡的《上皇帝書》說：「未信而誅，聖人不與。」信而後誅，未信，則以為誅已也。也是《論語》中子夏說的話，而蘇東坡把它作孔子的話了；《再上皇帝書》中又說：「孔子曰：『君子之過，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，人皆見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』聖賢舉動，明白正直，不當如是。」同樣把《論語》中子夏的話歸之於孔子了。

蘇東坡寫《石鐘山記》曾「笑李渤之陋」。因為李渤的《辨石鐘山記》把石頭的「扣而聆之，南聲函胡，北音清越」，當作石鐘山之名的原因。蘇東坡認可鄒道元說的「水石相搏，響若洪鐘，因受其稱」，只不過鄒道元「言之不詳」而已。有趣的是，清人俞樾就指出：「蓋全山皆

空，如鐘覆地，故得鐘名。」曾國藩曾駐軍於此，結果他說：「鄒氏、蘇氏所言，皆非事實也。」因為「石鐘山之片石寸草，諸將皆辨識，上鐘岩與下鐘岩其下皆有洞，可容數百人，深不可窮，形如覆鐘。」石鐘山離李渤隱居的白鹿洞不算太遠，李渤應該也不是蘇東坡所說，他是「事不目見耳聞」，而作出的臆斷。而蘇東坡自己到了這裡，也沒有完全弄明白石鐘山的奧妙。

蘇東坡的《題淵明飲酒詩後》中說陶淵明的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是「因採菊而見山，境與意會，此句最有妙處。近歲俗本皆作『望南山』，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。古人用意深微，而俗士率意妄以意改，此最可疾。」可是在蘇東坡之前，蕭梁時的《文選》、唐朝《藝文類聚》中收錄的都是「望南山」，可見並非宋時「俗本」才改的。

陶淵明隱居在廬山附近的栗里，他望的南山就是廬山，庚亮的《翟徵君贊》中也稱廬山為南山。隱士所居的廬山對他有特殊的意義，干寶評價東晉士風：「士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，不拘資次，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，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。」他們一邊尚清高不幹事，一邊又個個要官做，所以顏延之說陶淵明：「韜此洪族，蔑彼名級」，他是真正主動退隱的。在「真風告逝，大偽斯興，閭閻懈廉退之節，市朝驅易進之心」之時，他仰慕的是隱居廬山的先賢們，所以他主動地望，望中也包含了心中的堅持和自豪。蘇東坡的「見南山」，其實也是因為心中有揮之不去的堅持，南山才會那樣頑強都要在眼前出現的。

當時都說：「蘇文熟，吃羊肉；蘇文生，吃菜羹。」然而，名人多有謬說，好文章裡也難免有不嚴謹的地方，熟讀蘇東坡的文章，就要注意他的「想當然耳」。

浮城誌

星池

英雄

少年遊歷多個繁榮昌盛的城鎮後，開始厭倦踏足擁擠不堪的街道，於是他決定前往一條綠蔭環繞的鄉村，停留半天。

他途經羊腸小道，兩旁樹木茂密，令他不自由得多次深呼吸，恍若心靈上的塵埃被徹底洗滌，舒暢無比。須臾，他走到小道的盡頭，遠眺村莊，鄉土氣息即撲鼻而來。

少年隨心而走，沿路上，他瞧見牛羊成群，村民正悠閒地照料牠們。緊接，他來到肥沃的農田，默視人們揮汗耕種。另一邊廂，他又目睹一群兒童在嬉戲，開懷大笑，少年猜想這兒應該沒有繁多功課與艱深考試。他低頭凝眸自己雙足，覺得能腳踏這片土地真是美好。

忽然，少年上方的葉片沙沙作響，他赫然抬頭查看，發現原來是一名小孩敏捷地爬上樹頂，忘我地遊目四顧。然後，二人終於四目交投。

「你是誰？在這兒幹什麼？」小孩以成人的語氣質問少年。

「我是一名旅客，途經這條鄉村。」少年如實回答。小孩頷首，並繼續東張西望，因此少年好奇地問：「你在看什麼？為何不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要？」

「我正在巡邏，假如發生災禍，我便可第一時間伸出援手。」小孩認真地說道。

「原來你在玩扮演英雄的遊戲，你喜歡觀看英雄電影嗎？當現實愈多恐怖襲擊，人們愈需要英雄存在，所以，近年此類電影，如恆河沙數，不勝枚舉。」少年有感而發。

「不是扮，我確是真正的英雄！」小孩怒視少年，續說：「我和別的小孩不同，相信不久將來，我必能能夠拯救世界，受萬民敬仰。」

「現時風平浪靜，沒禍患出現，何以你不去幫助村民畜牧和耕作？」少年不解地問道。

「我是與眾不同的，這些工作就留給平凡的人們去做吧！」小孩不屑地說。

「倘若你無法腳踏實地生活，根本沒有資格去輕視他們，亦配不上成為英雄。」少年不吐不快。

「你此等普通人，自然難以理解我的想法。」小孩說罷，不再理睬少年。

一會兒後，遠方縷縷炊煙上升，小孩的肚子嘔咕咕嘔咕了，他隨即從樹頂爬下來，迅速跑回家。少年注視小孩逐漸縮小的身影，只能搖首嘆息。最後，他仰望美麗的晚霞，再瞄一瞄手錶，知道是時候該離開這兒了。